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石門孔尚任東塘

上元吳貫勉秋屏

岑川程　庭若菴

古歙汪培堅誕嘉　參校

歷年甲子

一甲子黄帝元年

七甲子在堯

九甲子到禹

二十七甲子紂
三十六甲子周定王
四十二甲子秦始皇
四十九甲子漢靈帝
五十五甲子梁武帝
五十七甲子唐太宗
六十二甲子宋太祖
六十七甲子元世祖至元元年卽宋理宗
萬定五年
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七十四甲子　今上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起於黃帝今康熙五十三年上自黃帝元年起至今共計四千四百六十九年

推運得姤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考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元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爲午會之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

曆本後甲子

曆日後止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建言於曆日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云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使期頤之人猶及見所生之年乃司天議之遂爲定式今曆本廿頁月後只六十年不知何時更定[illegible]

六更

[illegible]

歸田詩話汪水雲敘亡宋事有點亂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有天上歸來已六更初讀不知其解後讀代醉編云見蟫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宋太

祖建隆庚申受禪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殊不緒庚與更同音也理宗甚癸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希夷五更之數驗矣六更之由來實本於此

隻日雙日

隻日如初一初三初五之類雙日如初二初四初六之類竹坡詩話云學字不倦可以消日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自此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有樂其心不知身之爲累又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及命輟朝

放朝皆雙日

子夜

子夜者子時之夜謂半夜也懷鉛錄云其曲最古蓋出於漢世疑即武帝時夜誦也本辭三更卅門去始知子夜變又讀曲歌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明白如是而舊說是女子名及鬼唱子夜者皆非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illegible]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至元曆節候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候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無不應節此亦古今不可多得之事當是強爲牽合容再查之

龍見而畢龍見而雩

左莊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

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

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昬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

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

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魏了翁曰按此兩龍晨昬不同故

詳記之

上七上九

方秋崖詩上七日爲人雲蒸淵鑿春上七二字吾郡人

日稱之見於詩者獨此吾郡正月初九謂之上九古樂府云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可知上九字甞亦有來歷

張燈

史樂書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以昏時祀到明徐堅謂今人正月十五觀燈是其遺事七脩藁云三夜放燈起自唐玄宗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乃三官下降之日宋乾德五年增十七十八二夜江鄰幾雜記京師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燈因錢而起春明退朝錄上元燃燈唐以前不

常有太宗時三元不禁夜容齋隨筆與國五年中元下元皆張燈至淳化元年始罷中元下元燈

地老鼠

元宵烟火有地老鼠其來已久齊東野語云穆陵初年上元日燕恭聖太后有地老鼠徑驚太后太后拂衣徑起罷宴意頗疑怒穆陵恐甚遂監繫排辦巨璫黎民謝罪太后原之

上巳

癸辛雜志上巳當作十干之巳古人用日列如上辛上戊上丁之類無用支者如首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沈約

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沈佺期詩九重馳道出三巳禊堂開三巳二字新展上巳三月十三展重九九月十九皆唐文宗事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如巳矣之巳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則支干皆作矣聲而上巳之巳則從十干之巳

楊柳圈

柳圈唐高宗幸渭水祓除賜羣臣細柳圈辟厲今世清明孩童帶柳圈是其遺風也

卯月婚娶

昏禮成親取建卯月故詩三星在戶又曰挑之夭夭[illegible]星心宿也在卯宮第三有尊卑夫婦之象

挑菜

武陵遺事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盛宋人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預備朱綠花斛縏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宴後后妃皇子貴主婕妤以金篦挑之有賞無罰以次每斛紅字爲賞黑字爲罰上者則真珠玉杯金器北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器翠花緞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窑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葷之類用此以資戲笑棠謂罰吟詩謝與念佛吃冷水

吃生薑同一科條詩何不幸哉金谷罰詩而無謂尚不失以資慶大罰飲酒吃生薑則厥膚皴矣何哉笑之啟

浴沂

閒百詩曰浴沂非澡身也曲阜亦有温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温泉也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愶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

以除垢非禊浴也莫春即豳風春日載陽時益夏正也說堪羽翼又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也

寒食

冬至一百五日謂之寒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是日冷食相傳爲介子推人謂之百五節又曰熟食節曰冷烟節曰禁煙節曰冷節俗尚菱糕棗糕杏粥乾粥（今之太糗也）原上黨自冬至後一百五日皆絕火食故魏武有冷食

三月餘老少不堪之患等語因禁寒食又傳斷火三日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其事起於周舉唐時盛興之又云周舉令人溫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此寒食龍禁之忌所謂禁烟本必為子推設也 然則插柳招鬼相沿成俗似又專為子推設也

寒食墓祭

古無墓祭之文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墓祭以時祭祀光武問詔有司拜掃以為榮曹公祭喬公墓文寒食祭始此開元敕寒食上墓五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為破散韓魏公墓祭用寒食及十月一日

烏飯

零陵總記烏飯謂之青精飯又名黑飯又名青飯

伏

史記秦德公始作伏祠初伏以狗禦蠱漢郊祀志曰六月伏日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升迫于殘陽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曆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八蜡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百穀之種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郵表畷與田畯所督約於井田之間者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坊從也與水庸水庸溝事也曰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者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昆蟲爲害不當祭

難用狂夫

月令命國難（難與儺同）王棠曰歙俗嚴鎮春月舉春事凡掛鐃鈸散飛錢皆是大家故舊董其役填街塞巷舉國若狂稍單寒者不得與焉每用訕笑後讀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四人為之以其陽疾有餘能勝陰慝也觀此則知此日難狂周禮所不禁而又嘆古人用意深遠即狂夫亦在所不棄此陰陽消長之機未可為俗儒道也

風雨雷雲

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辰祀風師於戌地己丑日祀

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之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之後申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皆各爲壇其雷師之祀起於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其已後每雨師宜以雷師同壇明朝于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案考後世民間祀風祀雨祀雲者從無一人而雷祖殿則各處有之雷之像可塑而風雨雲則無像難塑也

禱而不祀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又云鬼神禱而不祀夫鬼神者所以福斯民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骨粱心必不安禱而不祀體鬼神之心也今禱矣又從而祀之矣鬼神有知其能下咽乎故穀梁謂禱而不祀眞是深體鬼神之心禮通人情於此可見今人必謂不祀爲褻神是不知大侵之禮也人君食不兼味亦此意

祀典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

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載祀典秦始皇祀舜祭禹祀黃
帝漢興禮廢先王祭法不傳秦多淫祀武帝用方士言
淫祀益盛逮後七百餘祀一歲一萬七千祀漢成帝時
匡衡能五畤及陳寶祠復言方士所祠六百八十三其
二百八所應禮其餘四百七十五不應請罷奏可漢高
祖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靈星祠以歲時祀以牛
崇考漢本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按漢舊

儀脩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爲民祈農報功魏孝文大和間祀堯舜禹及周公惟用清酌尹祭至隋始定爲常祀祀用太牢祀於所都之地隋則祀堯以契配祀舜以咎繇配祀禹以伯益配祀商湯以伊尹配祀文武以周召配祀漢高以蕭何配用太牢唐天寶六載祀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始置廟牲用少牢七年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宋太祖二年祀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

湯廟周文武廟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廟四年又詔
大吴女媧炎帝黄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
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
戸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
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戸歳一享泰始
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
後唐莊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戸三年一祭周桓王
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
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
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

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棠按崇祀歷代帝王此宋太祖之德意但曹與司馬懿卽帝位以篡得國何可以與成康爲伍朱溫更不足道秦皇暴虐亦在可商若劉先主不得與操懿朱溫比且不在三十八帝之內取舍不能無遺恨也查北朝五代之陵皆禁樵採南朝未及豈當時詔祀之時吳蜀猶未平耶明洪武間帝王陵廟每三年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往所在致祭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夏禹商湯商中宗商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

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又詔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太公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其中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其去取各有意非若唐世祀其君卿以臣配食也但春秋時名將極多皆未言及既錄諸葛則漢壽亭侯關羽亦可附名臣之列且歷代追封何以亦不及也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

孝婦烈女德行著於史籍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忠臣十有六人傅說箕子微子比干管仲晏嬰羊舌叔向季孫行父子產樂毅藺相如屈原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八人伯夷叔齊泰伯季札段干木魯仲連申包胥紀信也孝婦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棠按此舉實創從前所無然在史漢多有遺漏矣宋太祖詔

前代功臣烈士有司詳其優劣以聞有司言孫臏晏嬰公孫杵臼樂毅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二十二人勲德高邁趙簡子齊孟嘗趙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八人爲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三人爲次詔孫臏等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二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棠考宋之有司所品等第不合人心且先主亦不宜入於功臣之列裴寂元稹一輩人前代不知凡幾有司以一人之見妄爲品次可笑也抑因有甚乎不然何

以若是眞宗時詔祀周公旦立廟曲阜哲宗時黃裳請
詔天下所在祠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
之棠考黃裳所言極有灼見後世嘗依此法果如是則
不當祀者不得濫祀矣徽宗時詔不在祠典毀之乃毀
一千三十八區朱文公嘗云狄仁傑壞了許多廟只留
泰伯伍子胥其鬼亦不能為害這是他見得無這事物
了大約人心向那其鬼便盛云云後代又有唐睢陽廟
宋時崔府君廟金陵有蔣忠烈廟卞忠貞廟曹武惠劉
忠肅衞國忠肅等廟明季歲時敕命致祭明朝開國功
臣廟則祀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及夫馮

國用耿再戚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成吳復孫興祖二十一人此外有眞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廟皆載在祀典前代所有亦不廢棠考五顯廟蘇州最盛後爲臬一方湯撫軍毀之投其神像於湖此舉亦如狄公眞千古快事再

本朝祀典有所損益棠未經見未敢妄錄容俟查補

五帝

五帝之名本乎五行天有五行五行分司化育以成萬物後之王者取象於天法五行以治天下故有太皡配木炎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之說其實五行爲天之分見言一天而五行在其中矣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皡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
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
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
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
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
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
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
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
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
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

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異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

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棠按各帝王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或以土德王或以金德王或以水德王而所尚之色有青赤黃白黑之不同而所以治天下之經綸者則無不同則知所尚之色亦以取五行相生之序爲相承耳後人拘拘於太皥等配五行則泥矣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司化育以成萬物此一語盡之矣且所尚之色又各有不同周人以木德王色宜尚青而周人尚赤說者曰木次火木家尚赤者以木德養之者脩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宜尚白而夏后尚黑亦脩母兼子之義殷人

以水德王宜尚黑以脩母兼子之義考之宜尚青而殷
人尚白說者曰避土家之尚青也堯以火德王色宜尚
赤而尚黃者亦脩母兼子之義也舜以火德王宜尚黃
脩母兼子則宜尚白而尚青者何也說者曰土者四行
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尚青者是以水
家避土土家尚白也以是考之則所尚之色各有權宜
非若後世拘於一隅也汲冢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
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
漢魏以還共遵劉說也

五祀不言祀行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用事祀中霤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白虎通太玄之數冬爲井禮記月令冬祀行或曰井井即行也蔡行爲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祭井即祭行也井便[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井[illegible]道乎今世庶人祭里社鄉厲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霤門井豈來竈以槩之耶按門與戶會典祀文略無異同宜去其一而更增行朱子謂是道路之神程氏以爲宁廊

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月令以爲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門井戸竈中霤儀禮鄭注亦用五祀門與戸人所出入也中霤人所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也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戸祀於春門祀於秋中霤土用事祀於中央月令所謂行人不言及漢晉魏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五祀祭行唐天寶後亦祀井不祀行蓋行神軷於始行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左傳五祀

左傳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後又五祀與此不同

舍采即釋菜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太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鄭玄曰若舜命夔典教胄子死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當春以學士入學宮始入學必釋菜

禮先師也采蘋蘩之類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一也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二也文王世子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教學入學者則行之三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示誠敬也棠按釋菜只言先師不言先聖釋奠則言先聖先師也

陳耀文云呂氏春秋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註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

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棠按此知釋菜又有采帛之說故並錄之

釋奠

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陳澔曰諸侯受封始立學其事重故釋奠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奠先師不及先聖也以立學釋奠用幣四時不用幣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

酢等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又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陳希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必告者以學文德之地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六也㮣考釋奠與釋菜不同歐陽修曰釋菜無樂釋奠有樂無尸陳暘曰小有釋菜以食為主大有釋奠以飲為主

祭丁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陳澔曰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之先師也馬晞孟曰用丁者為文明故也令

也祀先師謂之祭丁本此

初獻亞獻終獻用三人

唐貞觀時詔祀先聖先師於國學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先以儒官爲祭主於是中書奏云按禮凡學春釋奠於先師註云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祭學者習其道故儒官可以釋奠於其師又非國家行禮所以言先師不言先聖至於春秋合樂祀先聖先師則是天子之事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

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則以主簿爲終獻棠按後世則初亞終總用一人查之古禮祭主用一人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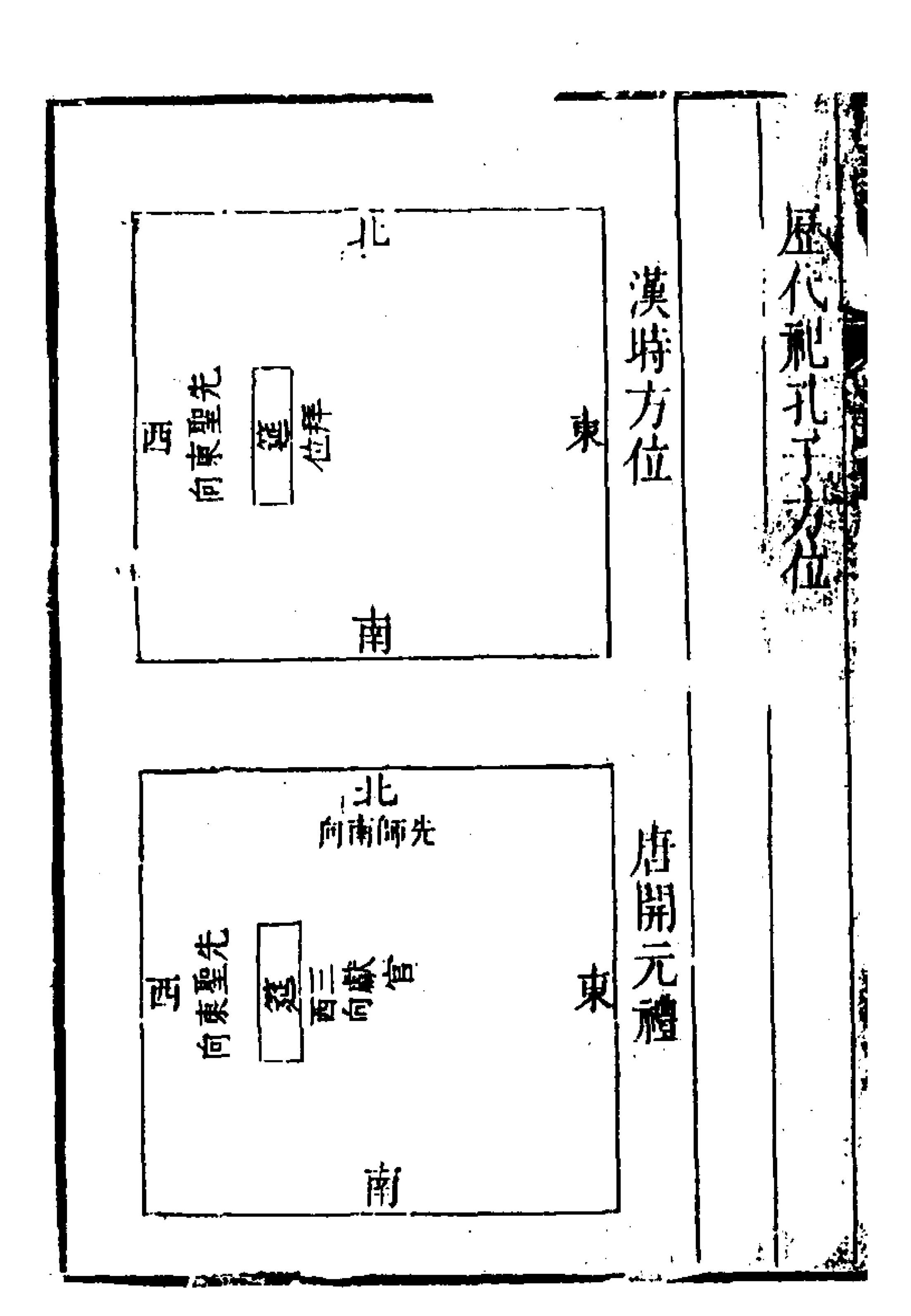
王文成公論廟祭

文成公云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爲尙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浙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

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法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此坐西向東古禮也俗坐東向西則不是矣

此浦江鄭氏之說



歷代祀孔子方位
漢時方位
北
東
西
南
先聖東向
筵
唐開元禮
北
先師南向
東
西
南
先聖東向
筵
三獻官西向

宋封孔子爲王

先東位只有顏孟王安石配享在西

後革去加曾子子思皆在東位西向

也禮配享宜列東西此亦當改正

孔聖祀典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祀孔子之始

漢平帝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謚始於此

漢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漢釋奠之祀始見於此行於太學亦始見於此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三牲祀孔子七

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用晉故事更雜六佾設軒懸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祀（有司薦享孔廟始於此）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後世朔望行香之禮）

隋制國子學每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則春秋月釋奠（後世春秋仲月釋奠始於此）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廟各一所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等謂武德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愼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先儒配享之始棠按後代濫祀實自貞觀起、

唐高宗追贈孔子爲太師總章元年贈顏回爲太子少

師曾參爲太子少保配享孔子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猶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十哲等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此孔子封王之始

端臨曰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奠先師謂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後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將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子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乃取釋經之諸儒以二十二人言之獨子夏無以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

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外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從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與與李元瓘雖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餘賢多有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棠考七十二賢開元間已封爲伯並亦列像廡下不得從祀乎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廟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

前

宋太祖詔廟門立戟十六

宋眞宗幸曲阜有司定議肅拜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顏爲公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郕伯曾參七十六人皆爲侯左丘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文宣王案考眞宗初欲追謚爲帝太常李淸臣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稱帝故第增美名曰玄聖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明弘治間亦有議尊孔子帝號者何燕泉亦主此議

以爲周之天子稱王秦漢以來天子稱帝宗支稱王是王卑於帝大聖在天之靈不以此爲輕重而尊崇之典不得不隨代而致隆

仁宗天禧中祀孔廟以三公行事後又差獻官二員不遣三公非復舊禮祭酒司業博士三獻之遺三獻禮已詳初獻亞獻終獻用三八內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暘曰釋奠習舞與聲而合六代之樂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用宮架之樂宋朝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有

歌而無舞亦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享之始左丘明二十二人之外今又加荀揚韓三人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之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政和二年封王安石為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崇祀孔庭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

宜從祀此周張二程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二年以顏曾子思孟子配孔子升顓孫於十
哲又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先王安石配享坐對顏子
西坐東向至是𦵏去皆以曾子子思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孔子號曰大成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之父母封爵又以董仲舒從祀洪邁曰

自唐以來相傳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此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於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先則崇子而抑父夫爲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

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竊以爲訓熊禾曰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敎民孝矣宋謂古禮之祀先聖先師原爲有道者有德者之教人也使道德不足以教人則不得列於祀典之中祀典者原不必議及其人之父其人之師也從祀之說古無其事事始於唐孔門之高弟得以從祀者亦以其人道德雖不及孔聖之純粹而其人亦可傳故後世從而祀之矣聖如孔子生無爵位而

後世之帝王略去君臣之分而為之致祭者無非崇其德而重其垂教於萬世也從祀者使靈爽有知亦莫不欣欣自喜得入道德門庭也即使子居父之上師居弟之下為父者亦莫不自慶其子之有道德為師者亦莫不喜弟子有道德此何嫌何疑而必較父子於飲食乎師弟於几筵乎且古今之品論無不以從祀為榮朝廷之祭典原不為一家而設使曾點之後人先祀曾子而後祀曾點顏路之後人先祀顏子而後祀顏路則是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今自朝廷祭先師起見此乃天下之公議安得以父子之故而亂道德之源流乎至於坐

廡原以致後人尊崇道德之心非有揚抑於其間也使必於父在堂上子在廡下師在正南弟則傍列則是顏路曾點孔鯉可以躋而上之豈不與有道有德而能教人之說互相背謬乎熊禾謂宜別設一廟以齊國公南面居中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方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竊若是顏路與曾皙反不得與從祀之榮孔鯉舍父避子而居他室反足以安其靈耶至於孟子之父非孔子高弟原不在祀典此又畫蛇添足矣洪姚曹三氏之說皆主於一偏不將祀有道祀有德一語爲主傍生枝葉而自謂曰明人倫教民孝子皆無取焉再顏子

子思並南面之說查無考據只有西向今則皆左右列矣

洪武三年革去揚雄從祀禮部更定釋奠禮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舊列籩豆於地宋蘇東坡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如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棠考孔子廟自唐塑像其祭筵歷代皆在地下至明洪武始爲高案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

宜仍舊洪武十七年敕月朔望祭酒行釋菜禮郡縣長
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澄從祀
成化時侍郎周洪謨建言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
之樂咸備初用六佾是後用八佾從之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明時建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又有言
羅從彥李侗者議皆不行以其無功於經也荀況戴聖
馬融王弼杜預屢有建言請革者朝廷不從
嘉靖時王氏良知之說盛行御史請王守仁從祀孔廟

不報

本朝親　幸孔陵行禮追崇之典過於前代衍聖公子孫世襲孔門弟子及宋儒後人世襲皆有五經博士孔二人顏一人曾一人孟一人仲一人朱二人程二人東野一人冉一人張一人端木一人閔一人邵一人言一人此則超軼往古爲千秋不朽盛事矣考古有配享絕無從祀之典有之自唐始祀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在漢安帝時已然唐太宗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

十二人配享尼父其先唐高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享爲先師太宗所舉二十二人子夏是孔子弟子餘則非也是孔子七十二弟子得從祀者只二人唐玄宗時以李元瓘言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轉居十哲之次宋神宗時以孟子同顏子配享又加荀況揚雄韓愈三人大觀二年又加子思從祀理宗又加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度宗以顏曾思孟配享升顓孫師於十哲加邵雍司馬光從祀先以王安石配享旣加曾子子思卽削去王安石元時加董仲舒許衡從祀而七十二子在宋末亦得列於廡下

故洪邁有曾點顏路在廡下從祀顏子曾子在堂上配享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文也明正統中又加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澄從祀胡安國傳春秋蔡沈註書經眞德秀著大學衍義吳澄著諸經纂言皆有功於聖門也弘治又加楊時謂楊時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故朱子得以紹其統其功亦不可泯已祀而黜者獨王安石父子與揚雄三人獨以言性惡之荀況宗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貪殘之戴聖荒鄙之馬融短喪之杜預皆得罪名教最宜黜祀此亦古今之闕典也至於七十二賢之內有重複者宜刪有未祀者宜補另詳

見於餘冬序錄

顏曾思孟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宋眞宗封兖國公

曾子唐玄宗贈太子太保宋理宗封郕國公

子思宋度宗封沂國公

孟子宋神宗封鄒國公

宋時王安石配享先左顏右孟安石在顏下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訶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蔡卞意未已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

言之士薄宣聖顏賜爭之皆不勝子路爭之亦不勝然
後設爲公冶長有縶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
看他家女壻云云蔡卞聞之遂意阻南渡後安石罷配
享其右遂虛元朝增曾子子思亦列於左

考正祀典

何燕泉餘冬序錄云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
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
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
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

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
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
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也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
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
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
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
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
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
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棖鄭康
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

[illegible]周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羊羔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根爲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今圖有黨無根是以黨爲根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有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況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春嘗因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補增懸重爵號列諸從祀而刪除所重祀者著於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

當在弟子列朱儒嘗辨其誤春亦嘗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先儒從祀孔廟起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高弟此不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經傳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

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義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葢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耶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敢廢之

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明太祖朝加封
從祀英宗朝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祖
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亶公孫尼子之封祀
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聖朝一盛事
哉此明朝何孟春考訂詳載餘冬序錄不識明季後來
祀典可攷正否棠按元史至順間董仲舒已從祀尊崇
先聖先賢　本朝極盛如朱子升堂陪祀倂於十哲如
東野端木閔言邵周張後人皆爲五經博士則表章
賢不能不望於　本朝議禮諸公也

先師不宜立像

古人有重有主有尸春秋已後不聞有尸之事尸禮廢而像設焉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漢文翁設孔子坐像足斂在後屈膝當前若今之跪蓋古人以股着足脛謂之坐唐玄宗時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李元瓘言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於是詔顏子十哲等宜爲坐像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敎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異敎用之無足怪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不覺其非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

之巧拙即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
無聲無臭之道也太祖高皇帝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
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聖人百世之師坐而
不起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
臣坐於上可乎若謂既已摶土爲之一旦毀之以爲泥
滓似乎不恭太祖高皇帝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
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
子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況工人隨意而爲之哉嘉靖
九年詔革先聖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後添砌一墻不
肯毀像皆不曉禮制耳稟查南京明時已遵制立主後

仍有因循未毀者其坐像亦不如文翁所爲皆後世之所謂坐非孔子時之所謂坐也

晦翁跪坐拜說

初錢聞詩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言宜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爲塑像不從又言像用燕居服繫石爲臺席地而坐兒匍匐就食之譏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坐拜說寄鹿洞諸生大略言古者坐與跪類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立

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竦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曰不遑啟居釋之者曰啟者跪也爾雅曰安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啟爲跪則居爲坐矣安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奇拜曰拜之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餘拜皆竝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之至於地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卻其兩手而以首至地也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學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

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燕在閣知新錄卷七終

姪日象　孫炯燦　正字